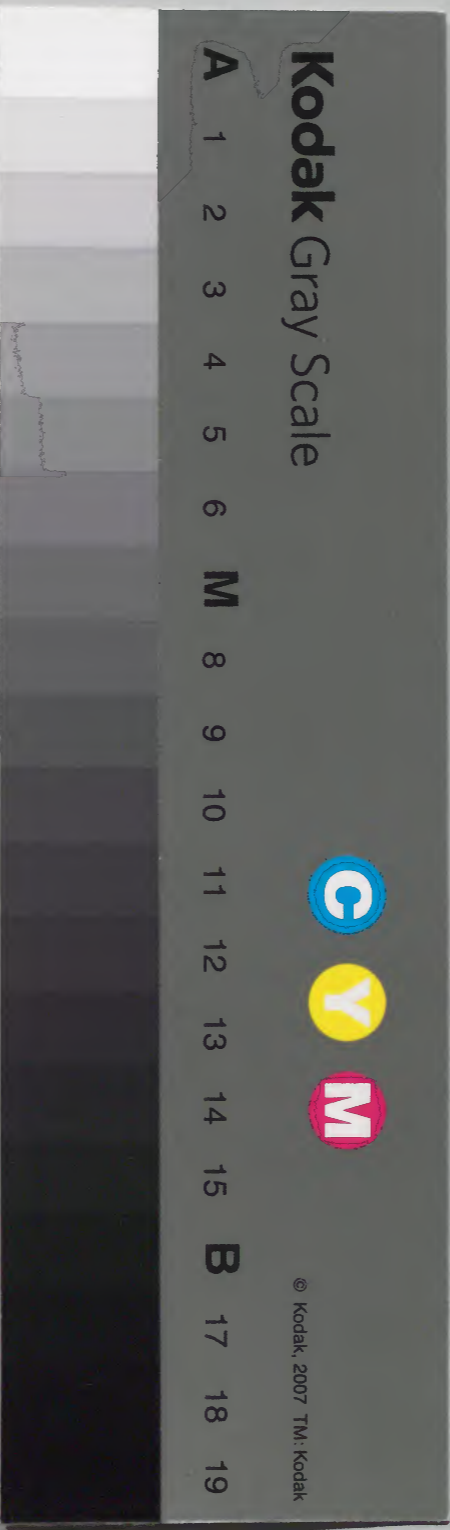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廿四之廿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911	
冊數	16(10)		
函號		5	5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遊召讖

玉樹歌殘舞袖斜

景陽宮裡劍如麻

曙星自合臨天下

千里空教怨麗華

這首詩單表隋文帝篡周滅陳奄有天下，一統太平，真個治得外戶不閉，路不拾遺。初時已立太子勇為東宮，却因不得母后獨孤氏歡心，原來文帝獨孤皇后最是妬忌，文帝畏而愛之，常言前代帝王骨肉分爭，皆因嫡庶相猜相忌，致有禍胎。今吾家五子同母，傍無異生之子，後來安享太平，絕無後患，不想太子

酉世心言 卷二十四
勇嫡妃元氏無寵，抑鬱而死。專寵雲定與之女所生子女，皆是庶出。獨孤皇后心中甚是不憤。每每在文帝前譖愬太子勇之短，文帝極是懼內的，聽他言語，太子勇日漸日疎，却有第二子晉王廣爲揚州都總管，生來聰明俊雅，儀容秀麗，十歲卽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百家技藝、術數，無不通曉，却只是心懷叵測，陰賊刻深，好鉤索人情，深淺又能爲矯情，忍詢之事，刺探得太子勇失愛，母后日夜思所以間之，日與蕭妃獨處，後宮皆不得御幸，每遇文帝及獨孤皇后使來，必與蕭妃迎門候接，飲食款待如平

交往來，臨去又以金錢納諸袖中，以故人人到母后根前，交口同聲，譽稱晉王仁孝聰明，不似太子寡恩傲禮，專寵阿雲，致有如許純犢。獨孤皇后大以爲然，日夜譖之於文帝，說太子勇不堪承嗣大統。後來晉王廣又多以金寶珠玉，結交越公揚素，令他讒廢太子，揚素是文帝第一個有功之臣，言無不從。皇后譖之於內，揚素毀之於外，文帝積怒太子勇，已非一日。竟廢太子勇爲庶人，幽之別宮，却立晉王廣爲太子。受命之日，地皆震動，識者皆知其奪嫡陰謀。獨揚素殘忍深刻，揚揚得意，以爲太子由我得立，威權震天。

下百官皆畏而敬之。後來獨孤皇后崩後宮却得近
倖文帝有一位宜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隨滅
陳配掖庭。性聰慧姿貌無雙。及皇后崩後始進位爲
貴人。專房擅寵。後宮莫及。文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
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夫人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
人拒之。髮亂神驚。歸於帝所。文帝怪其容色有異。問
其故。夫人泫然泣曰。太子無禮。文帝大恚曰。畜生何
足付大事。獨孤悞我。蓋指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
述。黃門侍郎元巖。司空越公楊素等曰。召我兒來。述
等將呼太子廣。帝曰。勇也。楊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
不敢奉詔。帝氣哽塞。回面向內不言。素出語太子廣
曰。事急矣。太子廣拜素曰。以終身累公。有頃左右報
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啾啾有聲。素急入。文帝已崩矣。
陳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悲慟。哺時太子廣遣使者齎
金合緘封其際。親書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
以爲藥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開。見盒中有同心結
數枚。宮人咸相慶曰。得免死矣。陳夫人恚而却坐。不
肯致謝。宮人咸逼之。乃拜使者。太子夜入。烝焉。明日
發喪。使人殺故太子勇。而後卽位。左右扶太子上殿。
太子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楊素叱去左右。以手

扶接太子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楊素歸謂家人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即不知能了當否。」素恃已有功於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遺酒污素衣，素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甚不平，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後苑池上，竝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神彩毅然。帝大忌之，帝每欲有所爲，素輒抑而禁之，由是愈不快於素。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是素一日欲入朝，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怖入室，召子弟二人語曰：

吾必死矣。出見文帝如此如此，移時而死。帝自素死，益無忌憚，沉迷女色。一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富安，外內無事，正吾行樂之日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召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日進圖，帝覽之，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牖戶自通，千門萬戶，金碧相輝，照耀人耳目。」

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傍，壁砌生光，瑣窻曜日。工巧之極，自古未之有比也。費用金寶珠玉，庫藏為之一空。人誤入其中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悅。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晟，仍給內庫金帛千疋賞之。詔選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帝每一幸，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伏於其中。若御童女，則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稠又進轉關車，可以昇樓。

纖毫不能動，有何情趣。

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推動。帝尤喜悅，謂稠曰：「此車何名？」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命名。」任意車也。帝又令畫工繪畫士女交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鑑數十面，其高五尺，而濶三尺，磨以成鏡，為屏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納，迷樓中，而御女於其傍。纖毫運轉，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形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又闢地周二百里為西苑，役民力。

常百萬內為十六院聚巧石為山鑿池為五湖四海
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送京師詔定西苑十
六院名

景明 迎暉 棲鸞 晨光 明霞 翠華

文安 積珍 影紋 儀鳳 仁智 清修

寶林 和明 綺陰 絳陽

每院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選帝常幸
御者為之首分派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
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
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為山構亭殿屈

曲環遶澄泓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
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州其上皆臺榭迴廊其
下水深數丈開通五湖北海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
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闕云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
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

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其二云

湖上柳烟裏不勝催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
好腰肢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

醉世州
卷二十四
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煖。風時幽意更依依。

其三云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
人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
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其四云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為歌舞，
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
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正青春。留咏卒難伸。

其五云

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葢水邊勻玉粉，
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熳，挿髻若相遮。
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其六云

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
采蓮人，清唱謾頻頻。軒內好嬉戲，
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

其七云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
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
仙艷奉杯盤。湖上

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其八云

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
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汎汎
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大業六年，後
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柳徑，翠陰交合，金猿青
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
松高柳，帝多宿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
往往於中夜，卽幸焉。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

對子
多稱又有

對敏捷，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
中物也。義乃出自宮，以求進。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
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
夕中夜，帝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如慶兒臥於
簾下，初月照軒，甚是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
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
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
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
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
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後帝幸

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一夕，帝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注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帝如此掛心？」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耳。」於是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在目前。謂蕭后曰：「朕昔征陳後主時，遊此，豈期久有天下，萬機在躬，便不得豁然於懷抱也。」言訖，容色慘然。蕭后奏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之，言下恍然。即日召羣臣，言欲至廣陵，旦夕遊賞，議當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皇后弟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吠水灌大梁之處，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陰，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內經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出勅朝堂，有敢諫開河者，斬。乃命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

李淵爲開河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之。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萬餘人，晝夜開掘，急如星火。又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促督，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柳項答背，然後鬻賣子女以供官費。到得開河功役漸次將成，龍舟亦就。帝大喜，將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攀號留，且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遣將征之。帝意不回，作詩留別宮人云。

我夢江都好

征遼亦偶然

但存顏色在

離別只今年

車駕旣行，師徒百萬離都旬日，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駭惑多態，帝寵愛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其名，採花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勅寶兒持花侍側，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餘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

便作詩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云。

學畫鶯黃半未成
垂肩褰袖太憨生
綠憨却得君王寵
長把花枝傍輦行

帝大悅。既至汴京，帝御龍舟，蕭后乘鳳舸。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龍舟，鳳舸每船用絲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時方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則牽舟之人庇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獻柳一株，賞一匹絹。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皆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與災同音，蓋妖讖也。栽畢，取御筆寫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數里。一日，帝將登龍舟，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媚麗，不與羣輩等愛之。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蕭后性妬忌，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

星世百言
卷二十一
十一

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
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曰古人言秀
色若可食如絳仙真可療饑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

舊曲歌桃葉

新粧豔落梅

將身傍輕檝

知是渡江來

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有
光彩帝獨賜司花女及絳仙他人莫預蕭后恚憤不
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登樓憶之題東南

柱二篇云

點點愁侵骨

縣縣病欲成

須知潘岳鬢

強半為多情

又云

不信長相憶

絲從鬢裡生

閒來倚檻立

相望幾含情

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絳仙輩亦不得
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果一器帝
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上搖動合歡葢
解絳仙拜賜因附紅箋小簡上進曰

驛騎傳雙果

君王寵念深

寧知辭帝里

無復合歡心

帝覽之不悅，顧小黄門曰：絳仙如何辭怨之深也？黃門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因言曰：絳仙不獨容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賈嬪手帝嘗曆遊後宮，偶見宮婢羅羅者，悅而私之。羅羅畏蕭后，不敢迎帝，因託辭以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

個人無賴是橫波

黛染隆顱簇小峨

幸好留儂伴成夢

不留儂住意如何

帝自達廣陵，沉酒滋深，荒淫無度，往往為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帝初年與

每急迫事
以叙得都
推此唐人
手筆之妙

後主甚善，乃起迎之，都忘其已死。後主尚喚帝為殿下，後主戴青紗皂幘，青綽袖長裙，絲錦純綠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羅侍左右。中有一女殊色，帝屢目之。後主二殿下，不識此人耶？即張麗華貴妃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妃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魏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馬擁萬甲騎，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之禮，以至有今日。言罷，即以綠文測海酒，蠡酌紅梁新釀，勸帝。帝飲之甚懽，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

肢粗巨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強之乃徐起舞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廳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廳詩云

午醉醒來晚

無人夢自驚

夕陽如有意

偏傍小廳明

寄碧玉云

離別腸應斷

相思骨合銷

愁魂若非散

憑仗一相招

麗華拜求帝賜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

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得言不能耶帝強為之操筆立成曰

見面無多事

聞名爾許時

坐來生百媚

實個好相知

麗華捧詩赧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仍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向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其已死叱之曰何今日尚呼我為殿下復以往事相訊耶恍惚不見帝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帝後御龍舟中道聞歌者甚悲其辭曰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隋隄道

方今天下饑

路糧無些小

前去三千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

幽魂泣煙草

悲損門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焚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讀之可泣

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傍徨通夕不寐帝知世祚已去欲遂幸永嘉羣臣皆

不願從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深識玄象常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克問曰天象如何克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索酒自歌曰

宮木陰濃燕子飛

興亡自古漫成悲

他日迷樓更好景

宮中吐艷戀紅輝

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歌甚悲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俛首不語召矮民王義問曰汝

知天下將亂乎。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進入深宮，久承恩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漸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惟不言，言即死久矣。帝乃泣下沾襟曰：子爲我陳敗亂之理，朕貴知其故也。明日義上書曰：

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出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年歲，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

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謀諫莫從。大典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萬艘，宮闕徧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遠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涌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守空宮，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材，存者可數，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不保

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
離方始生死誰知人主愛人一何至此陛下聖性
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卽令賜死臣下相顧猶
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
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
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
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
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
欲行幸則將衛莫從適當此時何以自處陛下雖
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
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
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急
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
頸待盡

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
陛下尚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
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之勢如何能自復回
都輦乎帝再三加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旣
具奏願以死謝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左右報曰
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塋焉時值閣裴虔通虎

正義既死
死何不前
死於諫乎

賁郎將司馬德戡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作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其奏卽下詔云
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養之節咨爾髦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垢溢於爪髮穢虱結於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嬉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施行

不數日忽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德戡携白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得負我帝嘗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德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領兩日畢功前日班賜爾等豈不知也何敢迫脅乘輿乃大罵德戡德戡斬之血濺帝衣德戡前數帝罪且曰臣實言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門臣生亦無路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携劍逼帝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大旱三年況天子乎死自有法命索藥酒不得左右進練巾逼帝入閣自經死蕭后率左

右宮娥輟床頭小版爲棺斂粗備儀衛葬於吳公臺下。卽前此帝與陳後主相遇處也。初帝不愛第三子齊王暕。見之常切齒。每行幸輒錄以自隨。及是難作。謂蕭后曰。得非阿孩耶。阿孩。齊王暕小字也。司馬德戡等旣弒帝。卽馳遣騎兵執齊王暕於私第。僂蹠驅至當街。暕曰。大家計必殺兒。願容兒衣冠就死。猶意帝遣人殺之。父子見殺至死不明。可勝痛悼。後唐文皇太宗皇帝。舉兵入京。見迷樓。太宗歎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放出諸宮女。焚其宮殿。火經月不滅。前謠前詩。無不應驗。方知煬帝非天亡之也。後人有詩。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不更回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開。夢。

東園蝴蝶正飛忙

又見羅浮花氣香

夢短夢長緣底事

莫貪磁枕誤黃梁

昔有夫妻二人各在芳年新婚燕爾如膠似漆如魚似水剛剛三日其夫被官府喚去原來爲急解軍糧事文書上僉了他名姓要他赴軍前交納如違限時刻軍法從事立刻起行身也不容他轉頭也不容他回只捎得個口信到家正是上命所差蓋不繇已一路趨行心心念念想着渾家又不好向人告誑只落

得自己悽惶行了一日想到有萬遍是夜宿於旅店
夢見與渾家相聚如常行其夫婦之事自此無夜不
夢到一月之後夢見渾家懷孕在身醒來付之一笑
且喜如期交納錢糧太平無事星夜趕回家鄉繳了
批廻入門見了渾家歡喜無限那一往一來約有三
月之遙嘗言道新娶不如遠歸夜間與渾家綢繆恩
愛自不必說其妻叙及別後相思因說每夜夢中如
此如此所言光景與丈夫一般無二果然有了三個
月身孕若是其夫先說的內中還有可疑却是渾家
先叙起的可見夢魂相遇又能交感成胎只是彼此
精誠所致如今說個開夢故事亦繇夫婦積思而然
正是

夢中識想非全假

白日奔馳莫認真

話說大唐德宗皇帝貞元年間有個進士覆姓獨孤
雙名遐叔家住洛陽城東崇賢里中自幼穎異十歲
便能作文到十五歲上經史精通下筆數千言不待
思索父親獨孤及官為司封之職昔年存日曾與遐
叔聘下同年司農自行簡女兒娟娟小姐為妻那娟
娟小姐花容月貌自不必說刺繡描花也是等閒之
事單喜他深通文墨善賦能詩若教去應文科穩穩

裡是個狀元，與遐叔正是一雙兩好。彼此你知我見，所以成了這頭親事。不意遐叔父母連喪，丈人文母亦相繼棄世，功名未遂，家事日漸零落，童僕也無半個留存。剛剛剩得幾間房屋，那白行簡的兒子叫做白長吉，是個克惡勢利之徒。見遐叔家道窮了，就要賴他的婚姻，將妹子另配安陵富家。幸得娟娟小姐是個貞烈之女，截髮自誓，不肯改節。白長吉強他不過，只得原嫁與遐叔，却是隨身衣飾，並無一毫粧奩。止有從幼伏侍一個丫鬟翠翹。從嫁白氏過門之後，甘守貧寒，全無半點怨恨。只是晨炊夜績，以佐遐叔。

讀書那遐叔，一者敬他截髮的志節，二者重他秀麗的詞華。三者又愛他嬌艷的顏色，真個夫妻相得似水如魚。白氏親族中到也憐遐叔是個未發達的才子，十分尊敬。止有白長吉一味趨炎附熱，說妹子是窮骨頭，要跟恁樣餓菜壞他體面。見了遐叔，就如眼中之刺，肉內之釘。遐叔雖然貧窮，却又不肯俯仰人的。因此兩下遂絕不相往。時值貞元十五年，朝廷開科取士，傳下黃榜，期於三月間。諸進士都赴京師，殿試。遐叔別了白氏，前往長安，自謂文才必魁春榜。那知真舉的官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本取

此亦能不一
青倚仰人
一個認作

選叔卷子第一豈知策上說着奉天之難皆因姦臣
盧杞竊弄朝權致使涇原節度使姚令言與太尉朱
泚得以激變軍心劫奪府庫可見眾君子共佐太平
而不足一小人攪亂天下而有餘故人君用舍不可
不慎元來德宗皇帝心性最是猜忌說他指斥朝廷
譏訕時政遂將頭卷廢棄不錄那白氏兩個族叔一
個叫白居易一個叫做白敏中文才本在選叔之
下却皆登了高科單單只有選叔一人落策好生沒
趣連夜收拾行李東歸
居易白敏中知得齊來餞
行直送到十里長亭而
選叔途中愁悶賦詩一首

詩云

童年挾策赴西秦

弱冠無成逐路人

時命不將明主合

布衣空惹上京塵

在路非止一日回到東都見了妻子好生慚赧終日
只在書房裡發憤攻書每想起落第的光景便凄然
淚下那白氏時時勸解道大丈夫功名終有際會何
苦頹折如此選叔謝道多感娘子厚意屢相寬慰只
是家貧如洗衣食無聊縱然巴得日後亨通難救目
前愁困如之奈何白氏道俗諺有云十訪九空也好
省窮我想公公三十年宦遊豈無幾個門生故舊在

要路的，你何不趁此閒時，一去訪求，倘或得他資助，則三年誦讀之費，有所賴矣。只這句話頭，提醒了選叔。答道：娘子之言，雖然有理，但我自幼攻書，未嘗交接人事。先父的門生故舊，皆不與知，止認得個韋臯，是京兆人，表字仲翔，當初被丈人張延賞逐出來，投先父，舉薦他爲官，甚是有恩。如今他現做西川節度使，我若去訪他，必有所助。只是東都到西川，相隔萬里，程途往返，便要經年。我去之後，你在家中用度，從何處置？以此拋撇不下。白氏道：既有這個相識，便當整備行李，送你西去。家中事體，我自支持，總有缺乏，

姑姊妹家，猶可假貸，不必憂慮。選叔歡喜道：若得如此，我便放心前去。白氏道：但是路途跋涉，無人跟隨，却怎的好？選叔道：總然有人，也沒許多盤費，只索罷了。遂卽揀了個吉日，白氏與選叔收拾了寒暑衣裝，帶着了鬟翠翹，親至開陽門外，一杯餞送。夫妻正在不捨之際，驟然下起一陣大雨，急奔入路傍一個廢寺中去躲避。這寺叫做龍華寺，乃北魏時廣陵王所建，殿宇十分雄壯，階下栽種名花異果，又有一座鐘樓，樓上銅鐘響，聞五十里外。後被胡太后移入宮中去了。到唐太宗時，有胡僧另鑄一鐘在上，却也響得

二十餘里，到玄宗時，還有五百僧衆，香火不絕。後遭安祿山賊黨史思明攻陷東都，殺戮僧衆，將鐘磬毀爲兵器，花果伐爲樵蘇，以此寺遂頽敗。遐叔與白氏看了，歎道：「這等一個道場，難道沒有發心的，重加修造，因向佛前祈禱，陰空保佑，若得成名時節，誓當捐俸再整山門，雨霽之後，登途分別。」正是：

蠅頭微利驅人去

虎口危途訪客來

不題白氏歸家，且說遐叔在路，曉行夜宿，整整的一個月，來到荊州地面，下了川船，從此一路都是上水，除非大順風，方使得布帆風略小些，便要扯着百丈。

你道怎麼，叫做百丈，原來就是緯子，只那川船上的，有些不同，用着一寸多寬的毛竹片子，將生漆絞着麻絲接成的，約有一百多丈，爲此川中人叫做百丈。在船頭立個轆轤，將百丈盤於其上，岸上扯的人，只聽船中打鼓爲號，遐叔看了，方纔記得杜子美有詩：「道，百丈內江船，又道打鼓發船，何處郎，却就是這件東西。」又走了十餘日，纔是黃牛峽，那山形生成似頭黃牛一般，三四十里外，便遠遠望見，這峽中的水更溜，急切不能勾到，因此上有個俗諺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朝朝暮暮黃牛如故。」又走了十餘日，纔是瞿

西華雜言 卷二十一
塘峽這水一發急緊峽中有座石山叫做灩澦堆四
五月間水漲這堆止留一些些在水面上下水的船
一時不及迴避觸著這堆船便粉碎尤為利害遐叔
見了這般險路歎道萬里投人尚未知失得如何却
先受許多驚恐我娘子怎生知道元來巴東峽江一
連三個第一是瞿塘峽第二是廣陽峽第三是巫峽
三峽之中唯巫峽最長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古木陰
森映蔽江面止露得中間一線的青天除非日月正
中時分方有光明透下數百里內岸上絕無人烟惟
聞猿聲晝夜不斷因此有個俗諺云

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鳴三聲斷客腸

這巫峽上就是巫山有十二個山峰山上有一座高
唐觀相傳楚襄王曾在觀中夜寢夢見一個美人願
薦枕席臨別之時自稱是伏羲皇帝的愛女小字瓊
姬未行而死今為巫山之神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
朝暮暮陽臺之下那襄王醒後還想着神女教大夫
宋玉做高唐賦一篇單形容神女十分的艷色因此
後人立廟山上叫做巫山神女廟遐叔在江中遙望
廟宇掬水為漿暗暗的禱告道神女既有精靈能通
夢寐乞為我特托一夢與家中白氏妻子說我客途

逢麻煥香
許愿都是
貧士窮途
無聊之極
思借此爲
神女洗穢
尤大功德

無恙免其愁念當賦一言相謝決不敢學宋大夫作
此淫褻之語有汗神女香名乞賜仙鑒自古道的妖
有其人則有其神既是禱告的許了做詩做賦也發
下這點虔誠難道托夢的只會行雲行雨再沒有別
些靈感少不得後來有個應驗正是

禱祈仙夢通閨閣

寄報平安信一緘

出了巫峽再經由巴中巴西地面都是大江不覺又
行一個多月方到成都城外臨着大江却是濯錦江
你道怎麼叫做濯錦江只因成都造得好錦朝廷稱
爲蜀錦造錦既成須要取這江水再加洗濯能使顏

色倍加鮮明故此叫做濯錦江唐明皇爲避安祿山
之亂曾駐蹕於此改成都爲南京這便是西川節度
使開府之處真個沃野千里人烟湊集是一花錦世
界遐叔無心觀玩一徑入城奔到帥府門首訪問韋
臯消息豈知數月前因爲雲南蠻夷反叛統領兵馬
征勦去了須待平定之後方得回府你想那征戰之
事可是期得日子定的麼遐叔得了這個消息驚得
進退無措歎口氣道常言鳥來投林人來投主偏是
我遐叔恁般命薄萬里而來却又投人不着況一路
盤纏已盡這裏又無親識只有來的路沒有去的路

天那兀的不是活活坑殺我也。自古道吉人自有天相。選叔正在帥府門首歎氣，傍邊忽轉過一個道士，問道：君子何歎？選叔答道：我本東都人氏，覆姓獨孤，雙名選叔，只因下第家貧，遠來投謁故人韋仲翔，希他資助，豈知時命不濟，早已出征去了，欲待候他，只恐奏捷無期，又難坐守，欲待回去，爭奈盤纏已盡，無可圖歸，使我進退兩難。是以長歎。那道士說：我本道家，專以濟人為事，敝觀去此不遠，君子既在窮途，若不嫌粗茶淡飯，只在我觀中權過幾時，等待節使回府，也不負遠來。這次選叔再三謝道：若得如此，深感深感，只是不好打攪，便隨着道士逕投觀中而去。我想那道士與選叔素無半面，知道他是甚底樣人，便肯收留在觀中去住，假饒這日無人搭救，却不窮途流落，幾時歸去，豈非是選叔不遇中之遇，當下選叔與道士離了節度府，前行不上一二里許，只見蒼松翠柏，交植左右，中間龜背大路，顯出一座山門，題着碧落觀三個簷，箕大的金字。這觀乃漢時劉先主為道士李寂蓋造的，至唐明皇時，有個得道的，叫做徐佐卿，重加修建，果然是一塵不到，神仙境界。選叔進入觀中，瞻禮法像了，道士留入房內，重新叙禮，分賓

主而坐、邀叔舉目觀看、這房收拾得十分清雅、只見壁上掛着一幅詩軸、你道這詩軸、是那個名人的古蹟、却就是邀叔的父親司封獨孤及、送徐佐卿還蜀之作、詩云

羽客笙歌去路催

故人爭勸別離杯

蒼龍闕下長相憶

白鶴山頭更不回

元來昔日唐明皇、聞得徐佐卿是個有道之士、用安車蒲輪、徵聘入朝、佐卿不願爲官、欽賜馳驛還山、滿朝公卿大夫、賦詩相贈、皆不如獨孤及這首、以此觀中相傳珍重、不啻拱璧、邀叔看了父親遺蹟、不覺潛

然淚下、道士道、君子見了這詩、爲何掉淚、邀叔道、實不相瞞、因見了先人之筆、故此傷感、道士聞知、邀叔卽是獨孤及之子、朝夕供待、分外加敬、光陰迅速、不覺過了半年、那時韋臯降服雲南諸蠻、重回帥府、邀叔連忙備禮求見、一者稱賀他得勝而回、二者訴說自己窮愁、遠來于謁的意思、正是

故人長望貴人厚

幾個貴人憐故人

那韋臯一見邀叔、盛相款宴、正要多留幾日、少盡關懷、豈知吐蕃贊普時常侵蜀、專恃雲南諸蠻爲之向導、近聞得韋臯收服雲南、失其羽翼、遂起雄兵三十

在家錄已
出外錄人
遊子之苦
大率如此
非身歷者
不知

餘萬殺過界來要與韋臯親決勝負這是烽火緊切
 的事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與師點將前去抵敵
 還叔歎道我在此守了半年纔得相見忽又有此邊
 報豈不是命便向節度府中告辭韋臯道吐蕃入寇
 滿地干戈豈還有路歸得我巳分付道士好生管待
 且等殺退番兵道途寧靜然後慢慢的與仁兄餞行
 便了還叔無奈只得依允照舊住在碧落觀中不在
 話下且說韋臯統領大兵離了成都直至葭萌關外
 早與吐蕃人馬相遇先差通使與他打話道我朝自
 與你國和親之後出嫁公主做你國贊婆永不許與
 兵相犯如今何故背盟屢屢擾我蜀地那贊普答道
 雲南諸夷元是臣伏我國的你怎麼輒敢加兵侵占
 疆界好好的還我雲南我便收兵回去半聲不肯教
 你西川也是難保韋臯道聖朝無外普天下那一處
 不屬我大唐的要戰便戰雲南斷還不成原來吐蕃
 沒有雲南夷人向導終是路徑不熟却被韋臯預在
 深林窮谷之間偏插旗幟假做伏兵又教步軍舞着
 籐牌伏地而進用大刀砍其馬脚一聲砲響鼓角齊
 鳴衝殺過去那吐蕃一時無措大敗虧輸被韋臯追
 逐出境直到贊普新築的王城叫做末波城盡皆打



破殺得吐蕃尸橫遍野，血染成河，端的這場廝殺，可也功勞不小。韋臯見吐蕃遠遁，即便下令班師。一面差裨將賁捷書飛奏朝廷。一路上

喜孜孜鞭敲金甃响，笑吟吟齊唱凱歌聲。

話分兩頭，却說獨孤遐叔久住碧落觀中，十分鬱鬱，信步遊覽，消遣客懷。偶到一個去處，叫做昇仙橋，乃是漢朝司馬相如，在臨邛縣竊了卓文君，回到成都，只因家事消條，受人侮慢，題下兩行大字在這橋柱上，說道大丈夫不乘駟馬高車，不過此橋。後來做了中郎，奉詔開通雲南道徑，持節而歸，果遂其志。遐叔

在那橋上徘徊東望，歎道：小生不愧司馬之才，娘子儘有文君之貌，只是怎能勾得這駟馬高車的日子。下了橋，正待取路回觀，此時恰是暮春天氣，只聽得林中子規一聲聲叫道：不如歸去。遐叔聽了這個鳥聲，愈加愁悶，又歎道：我當初與娘子臨別，本以一年半載為期，豈知擔閣到今，不能歸去。天那，我不敢望、韋臯的厚贈，只願他早早退了番兵，送我歸家，却也免得娘子在家朝夕懸望，不覺春去夏來，又過一年有餘，纔等候得韋臯振旅而還。那時捷書已到朝中，德宗天子知得韋臯戰退吐蕃，成了大功，龍顏大喜。

御筆加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仍領西川節度使回府之日合屬大小文武那一個不奉牛酒拜賀直待軍門稍暇邀叔也到府中稱慶自念客途無以為禮做得蜀道易一篇你道為何叫做蜀道易當時唐明皇天寶末年安祿山反亂却是鄭國公嚴武做西川節度有個拾遺杜甫避難來到西川又有丞相房綰也貶做節度府屬官只因嚴武性子頗多猜狠所以翰林供奉李白做蜀道難詞其尾特云錦城雖云樂不如早歸家乃是替房杜兩公憂危的意思邀叔故將這難字改作易字翻成樂府一者稱頌韋臯功德遠過嚴武二者見得自己僑遇錦城得其所主不比房杜兩公以此暗暗的打動他詞云

吁嗟蜀道古以為難蠶叢開國山川鬱盤秦置金牛道路始刊天梯石棧勾接危巒仰薄青霄俯掛飛湍猿猴之捷尚莫能干使人對此寧不悲歎自我韋公建節當關蕩平西寇降服南蠻風烟寧息民物殷繁四方商賈爭出其間匪無跋涉豈乏躋攀若在衽席既坦而安蹲鴟療饑筒布御寒是稱天府為利多端寄言客子可以開顏錦城甚樂何必思還

韋臯看見蜀道易這一篇不勝歎服便對選叔說往時李白所作蜀道難詞太子賓客賀知章稱他是天上謫下來的仙人今觀仁兄高才何讓李白老夫幕府正缺書記一員意欲申奏取旨借重仁兄為禮部員外權克西川節度府記室參軍庶得朝夕領教不識仁兄肯曲從否選叔答道我朝最重科目凡士子不繇及第出身便做到九棘三槐終久被人欺侮小生雖則三番落第壯氣未衰怎忍把先世科名一朝自廢如今叨寓貴鎮已過歲餘寒荆白氏在家久無音信朝夕縈掛不能去懷巴得旌旄回府正要告辭

此來如此
可歎可歎
雖然郭公
李俊
公都下
古又

伏乞俯鑒微情勿嫌方命韋臯謝道既是仁兄不允老夫亦不敢相強只是目下歲暮冰雪載途不好行走不若少待開春治裝送別未為晚也選叔一來見韋臯意思殷勤二來想起天氣果然寒冷路上難行又只得住下捱過殘臘到了新年又早是上元佳節原來成都府地沃人稠本是西南都會自唐明皇駐蹕之後四方朝貢皆集於此便有京都氣象又經嚴鄭公鎮守巴蜀專以平靜為政因此閭閻繁富庫藏克饒現今韋臯繼他降服雲南諸夷擊破吐蕃五十萬眾威名大振這韋臯最是豪傑的性子因見地方

寧定民心歸附預傳號令分付城內城外都要點放
花燈與民同樂那道令旨傳將出去誰敢不依自十
三至十七共是五夜家家門首扎縛燈棚張掛新奇
好燈巧樣烟火照耀如同白晝獅蠻社火鼓樂笙簫
通宵達旦韋臯每夜大張筵宴在散花樓上單請遐
叔慶賞元宵剛到下燈之日遐叔便去告辭韋臯再
三苦留終不肯住乃對遐叔說道仁兄歸心既決似
難相強只是老夫還有一杯淡酒些小資裝當在萬
里橋東再與仁兄叙別幸勿固拒即傳令撥一船隻
次日在萬里橋伺候送遐叔東歸又點長行軍士一

名護送、到明早韋臯設宴在萬里橋餞別遐叔親舉
金盃說道此橋最古昔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道是
萬里之行實始于此這橋因以得名今仁兄青雲萬
里亦由今始願努力自愛老夫蟬冠雖敝拱聽泥金
佳報特爲仁兄彈之一連的勸了三盃方纔捧出一
個錦囊說道老夫深荷令先公推薦之力得有今日
止因王事鞅掌未得少酬大恩有累遠臨豈不慙汗
但今盜賊生發勢難重望老夫聊備三百金權克路
費此外別有黃金萬兩蜀錦千端俟道路稍寧專人
奉送勿謂老夫輕薄爲負恩人也又喚過軍士分付

古人交誼
之重如此

道一路小心服事不可怠慢軍士叩頭答應遐叔再三拜謝道不才受此已屬過望敢煩後命領了錦囊軍士跟隨上船那韋臯還在橋上直等望不見這船然後回府不在話下且說遐叔別了韋臯開船東去原來下水船就如箭一般急的不消兩三日早到巫峽之下遠遠的望見巫山神女廟想起當時從此經過暗祈神女托夢我白氏娘子許他賦詩爲謝不知這夢曾托得去不曾托得去我豈可失信便口占一首以償宿願詩云

古木陰森一線天

巫峰十二鎖寒烟

襄王自作風流夢

不是陽臺雲雨仙

題畢又向着山上作禮稱謝過了三峽又到荊州不想送來那軍士忽然生起病來遐叔反要去服事他又行了幾日來到漢口地方自此從汝寧至洛陽都是旱路那軍士病體雖愈難禁鞍馬馳驟遐叔寫下一封書信留了些盤費卽令隨船回去獨自個收拾行李登岸却也會筭計自己買了一頭生口望東都進發約莫行了一個月頭纔到洛陽地面離着開陽門只有三十餘里是時天色傍晚一心思量趕回家去策馬前行又走了十餘里路早是一輪月上越着

西世恒言 卷二十一
月色又走了十來里隱隱的聽得鐘鳴鼓響想道城門已閉縱趕到也進城不及了此間正是龍華古寺人疲馬乏不若且就安歇解囊下馬投入山門不爭此一夜有分教

蝴蝶夢中逢佚女

鶯鶯杓底聽嬌歌

話分兩頭且說白氏自龍華寺前與選叔分別之後雖則家事荒涼衣食無措猶喜白氏女工精絕翰墨傍通況百姓又是個東京大族姑姊妹間也有就他學習針指的也有學做詩詞的少不得具些禮物爲酌謝之資因此儘堪支給但時時記念丈夫臨別之

言本以一年爲約如何三載尚未回家況聞西川路上有的是一線天人鮓甕蛇倒退鬼見愁都這般險惡地面所以古今稱說途路艱難無如蜀道想起丈夫經由彼處必多驚恐別後杳無書信知道安否如何教我這條肚腸怎生放得欲待親往西川體訪消息只我女娘家又是個不出閨門的人怎生去得除非夢寐之中與他相見也好得個明白因此朝夕懸念睡思昏沉深閨寂寞兀坐無聊題詩一首詩云

西蜀東京萬里分

鴈來魚去兩難聞

深閨只是空相憶

不見關山愁殺人

那白氏一心想着丈夫，思量要做個夢去尋訪，想了三年有餘，再沒個真夢。一日正是清明佳節，姑姊妹中都來邀去踏青遊玩。白氏那有恁樣閒心，腸推辭不去。到晚上對着一盞孤燈，恹恹惶惶的呆想，坐了一個黃昏，回過頭來，看見了鬢翠翹，已是勦勦睡去。白氏自覺沒情沒緒，只得也上床去睡臥，翻來覆去，那里睡得安穩。想道：我直恁命薄，要得個夢兒去會他，也不能勾。又想道：總然夢兒裡會着他，到底是夢中的說話，原作不得准。如今也說不得了，須是親往蜀中訪問他回來，也放下了這條腸子。却又想道：

我家姊妹中曉得，怎麼肯容我去，不如瞞着他們，就在明早悄悄前去。正想之間，只聽得啞啞雞鳴，天色漸亮，卽忙起身梳裹，扮作村庄模樣，取了些盤纏銀兩，并幾件衣服，打個包裹收拾完備。看翠翹時，睡得正熟，也不通他知道。一路開門出去，離了宗賢里，頃刻出了開陽門，過了龍華寺，不覺又早到襄陽地面。有一座寄錦亭，原來符秦時有個安南將軍竇滔鎮守襄陽，挈了寵妾趙陽臺隨任，拋下妻子蘇氏。那蘇氏名蕙，字若蘭，生得才貌雙絕，將一幅素錦，長廣八寸，織成迴文詩句，五色分章，計八百四十一字，詩三

又引出這
段切景的
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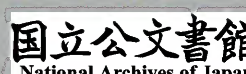
千七百五十二首寄與竇滔竇滔看見立時送還陽
臺迎接蕙氏到任夫妻恩愛比前更篤後人遂為建
亭於此那白氏在亭子上眺望良久歎道我雖不及
若蘭才貌却也粗通文墨縱有織錦迴文誰人為寄
使他早整歸鞭長諧伉儷乎乃口占迴文詞一首題
于亭柱上詞云
陽春艷曲麗錦誇文傷情織怨長路懷君惜別同
心膺填思悄碧鳳香殘青鸞夢曉

若倒轉來又是一首好詞

曉夢鸞青殘香鳳碧悄思填膺心同別惜君懷路
長怨織情傷文誇錦麗曲艷春陽

白氏題罷離了寄錦亭不覺又過荊州來到夔府恰
遇天晚見前面有所廟宇遂入廟中投宿擡頭觀看
上面懸一金字扁額寫着高唐觀三個大字乃知是
巫山神女之廟便于神座前撮土為香禱告道我白
氏小字娟娟本在東京居住只為兒夫獨孤遐叔去
訪西川節度韋臯一別三年杳無歸信是以不辭跋
涉萬里相尋今夕寄宿仙宮敢陳心曲吾想神女曾
能通夢楚王況我同是女流豈不托我一夢伏乞大
賜靈感顯示前期不勝虔懇之至禱罷而睡果然夢

說神女通
夢楚王又
信以為有
矣與遐叔



初意不合
夢中作夢
天奇

見神女備細說道。選叔久寓西川平安無恙。如今已
經辭別。取路東歸。你此去怎麼還遇得他着。可早早
回身家去。須防途次尚有虛驚。保重保重。那白氏颯
然覺來。只見天已明了。想起神女之言。歷歷分明。料
然不是個春夢。遂起來拜謝神女。出了廟門。重尋舊
逕。再轉東都。在路曉行暮止。迤邐望東而來。此時正
值暮春天氣。只見一路上有的是紅桃綠柳。燕舞鶯
啼。白氏貪看景致。不覺日晚。尚離開陽門二十餘里。
便趁着月色。趲步歸家。忽遇前面一簇遊人。笑語喧
雜。漸漸的走近。你道是甚麼樣人。都是洛陽少年。輕
薄浪子。每遇花前月下。打夥成羣。携着的錦瑟瑤笙。
挈着的青尊翠幕。專慣窺人婦女。逞已風流。白氏見
那夥人來得。不三不四。却待躲避。原來美人映着月
光。分外嬌艷。早被這夥人瞧破。便一團團將轉來。對
白氏道。我們出郭春遊。步月到此。有月無酒。有酒無
人。豈不孤負了這般良夜。此去龍華古寺不遠。桃李
大開。願小娘子不棄。同去賞翫。一回何如。那白氏聽
見。不覺一點怒氣從腳底心裏直湧到耳朵根邊。把
一個臉都變得通紅了。罵道。你須不是史思明的賊
黨。清平世界。誰敢調弄良家女子。況我不是尋常已

下之人是白司農的小姐，獨孤司封的媳婦，前進士獨孤選叔的渾家，誰敢囉哩，怎禁這班惡少，那管甚麼宦家良家，任你喊破喉嚨，也全不作准推的推擁的擁，直逼入龍華寺去賞花，這叫做鐵怕落爐，人怕落套，正是：

分明繡閣嬌閨婦

權做徵歌餽酒人

且說選叔因進城不及，權在龍華寺中寄宿一宵，想起當初從此送別，整整的過了三年，不知我白氏娘子安否何如，因誦襄陽孟浩然的詩，說道：「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吟咏數番，潸然淚下，坐到更深，尚未

能睡，忽聽得牆外人語喧譁，漸漸的走進寺來，選叔想道：「明明是人聲，須不是鬼。」似這般夜靜，難道有甚官府到此，正惶惑間，只見有十餘人，各執茗帚糞箕，將殿上掃除乾淨去訖，不多時，又見上百的人，也有鋪設茵席的，也有陳列酒餚的，也有提着燈燭的，也有抱着樂器的，絡繹而至，擺設得十分齊整。選叔想道：「我曉得了，今日清明佳節，一定是貴家子弟出郭遊春，因見月色如晝，殿庭下桃李盛開，爛熳如錦，來此賞翫，若見我時，必被他趕逐，不若且伏在後壁佛卓下，待他酒散，然後就寢。」只是我恁般晦氣，在古廟

中要討一覺安睡。也不能勾。即起身躲在後壁聲也。不敢則又隔了一回。只見六七个少年服色不一。簇擁着個女郎來到殿堂酒席之上。單推女郎坐在西首。却是第一個坐位。諸少年皆環向而坐。都屬目在女郎身上。遐叔想道。我猜是豪貴家遊春的。果然是了。只這女郎不是個官妓。便是個上妓。何必這般趨奉他。難道有甚良家女子。肯和他們到此飲宴。莫不是強盜們搶奪來的。或拐騙來的。只見那女郎側身西坐。攢眉蹙額。有不勝怨恨的意思。遐叔疑着雙睛。悄悄地偷看。宛似渾家白氏。喫了一驚。這身子就似吊

猶如畫

在冰桶裡。遍體冷麻。把不住的寒顫。却又想道。呀。我好十分懵懂。娘子是個有節氣的。平昔間終日住在房裡。親戚們也不相見。如何肯隨這班人行走。世上面貌厮像的儘多。怎麼這個女郎就認做娘子。雖這般想。終是放心不下。悄地的在黑影裡。一步步挨近前來。仔細再看。果然聲音舉止。無一件不是白氏。再無疑惑。却又想道。莫不我一時眼花。錯認了。又把眼來擦得十分明亮。再看時節。一發絲毫不差。却又想道。莫不我睡了去。在夢兒裡見他。把眼簾把脚踏踏。分明是醒的。怎麼有此詫異的事。難道他做閨

女時尚能截髮自誓今日却做出這般勾當豈為我
 久客西川一定不回来了遂改了節操我想蘇秦落
 第嗔他妻子不曾下機迎接後來做了丞相尚然不
 肯認他不知我明早歸家看他還有甚面目好來見
 我心裏不勝忿怒磨拳擦掌的要打將出去因見他
 人多夥衆可不是倒捋虎鬚且再含忍看他怎生的
 下場只見一個長鬚的舉杯向白氏道古語云一人
 向隅滿坐不樂我輩與小娘子雖然乍會也是天緣
 如此良辰美景亦非易得何苦恁般愁鬱請放開懷
 抱歡飲一杯并求妙音以助酒情那白氏本是強逼

來的心下十分恨他欲待不歌却又想這班乃是無
 籍惡少我又孤身在此怕觸怒了他一時撒潑起來
 豈不反受其辱只得拭乾眼淚拔下金雀釵按板而

歌歌云

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今天之涯圍樹傷心
 兮三見花

自古道詞出佳人口那白氏把心中之事擬成歌曲
 配着那嬌滴滴的聲音嗚嗚咽咽歌將出來聲調清
 婉音韻悠揚真個直令高鳥停飛潛魚起舞滿座無
 不稱贊長鬚的連稱有勞有勞把酒一吸而盡遐叔

在黑暗中看見渾家並不推辭就拔下寶釵按拍歌
 曲分明認得是昔年聘物心中大怒咬碎牙關也不
 聽曲中之意又要搶將出去厮鬧只是恐眾寡不敵
 反失便宜又只得按捺住了再看他們只見行酒到
 一個黃衫壯士面前也舉盃對白氏道聆卿佳音令
 人宿醒頓醒俗念俱消敢再求一曲望勿推却白氏
 心下不悅臉上通紅說道好沒趣歌一曲儘勾了怎
 麼要歌兩曲那長鬚的便拿起巨觥說道請置監令
 有拒歌者罰一巨觥酒到不乾顏色不樂并歌舊曲
 者俱照此例白氏見長鬚形狀兇惡心中害怕只得

又歌一曲歌云

歎衰艸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返今日坐愁
 鬢如雪

歌罷眾人齊聲喝采黃衫人將酒飲乾道聲勞動避
 叔見渾家又歌了一曲愈加忿恨恨不得眼裡放出
 火來連這龍華寺都燒個乾淨那酒却行到一個白
 面少年面前說道適來音調雖妙但賓主正歡歌恁
 樣淒清之曲恰是不稱如今求歌一曲有情趣的衆
 人都和道說得有理歌一個新意見的勸我們一盃
 白氏無可奈何又歌一曲云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

白氏歌還未畢那白面少年便嘆道方纔講過要個有情趣的却故意唱恁般冷淡的聲音請監令罰一大觥長鬚人正待要罰一個紫衣少年立起身來說道這罰酒且謾着白面少年道却是為何紫衣人道大凡風月場中全在幫襯大家得趣若十分苛罰反覺我輩俗了如今且權寄下這盃待他另換一曲可不是好長鬚的道這也說得是將大觥放下那酒就行到紫衣少年面前白氏料道推托不得勉強揮淚

又歌一曲云

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絕音書遙天雁空度

歌罷白面少年笑道到底都是那些悽愴怨暮之聲再沒一毫艷意紫衣人道想是他傳訊如此不必過責將酒飲盡行至一個阜帽胡人面前執盃在手說道曲理俺也不十分明白任憑小娘子歌一個兒侑這盃酒下去罷了但莫要冷淡了俺白氏因連歌幾曲氣喘聲促心下好不耐煩聽說又要再歌把頭掉轉不去理他長鬚的見不肯歌叫道不應拒歌便拋一巨觥白氏到此地位勢不容已只得忍泣含啼飲

夢中一席
全班傀儡
都具儘可
作劇

了這盃罰酒，又歌云：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艸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

阜帽胡人將酒飲罷，却行到一個綠衣少年，舉盃請道：「夜色雖闌，興猶未淺，更求妙音，以盡通宵之樂。」那白氏歌這一曲，聲氣已是斷續，好生喫力。見綠衣人又來請歌，那兩點秋波中，撲簌簌淚珠亂洒。眾人齊笑道：「對此好花明月美酒，清歌真乃賞心樂事，有何不美？却恁般淒楚，忒煞不韻。」該罰該罰。白氏恐怕罰酒，又只得和淚而歌，歌云：

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艸。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

白氏這歌一發，前聲不接，後氣恰如啼殘的杜宇，叫斷的哀猿。滿座聞之，盡覺淒然。只見綠衣人將酒飲罷，長鬚的含着笑說道：「我音律雖不甚妙，但禮無不答，信口謔一曲兒，回敬一盃。你們休要笑話。」衆人道：「你又幾時進了這樁學問，快些唱來。」長鬚的頓開喉，嚨唱道：

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

那聲音猶如哮喘。墓病老貓把衆人笑做一堆。連嘴都笑歪了。說道我說你曉得什麼歌曲。弄這樣空頭。長鬚人到掙得好副老臉。但憑衆人笑話。他却面不轉色。直到唱完了。方答道。休要見笑。我也是好價錢。學來的哩。你們若學得我這幾句。也儘勾了。衆人聞說。越發笑。一個不止。長鬚的由他們自笑。却執起一個盃兒。滿滿斟上。欠身親奉白氏一盃。直待飲乾。然後坐下。遐叔起初見渾家隨着這班少年飲酒。那氣惱到包着身子。若沒有這兩個鼻孔。險些兒肚子也脹穿了。到這時。見衆人單逼着他唱曲。渾家又不勝

憂恨。涕泪交零。方纔明白。是逼勒來的。這氣到也畧平了些。却又想我娘子自在家裏。爲何被這班殺才。刼到這個荒僻所在。好生委決不下。我且再看他。還要怎麼。只見席上又輪到白面的飲酒。他舉着金盃對白氏道。適勞妙歌。都是憂愁怨恨的意思。連我等眼淚不覺吊將下來。終覺敗興。必須再求一風月艷麗之曲。我等洗耳拱聽。幸勿推辭。遐叔暗道。這些殺才。刼掠良家婦女。在此歌曲。還有許多嫌好道歉。那白氏心中。正自煩惱。況且連歌數曲。口乾舌燥。聲氣都乏了。如何肯再唱。低着頭。只是不應。那長鬚的叫

道、違、令、又、拋、下、一、巨、觥、這、時、還、叔、一、肚、子、氣、怎、麼、再、
忍、得、住、暗、裏、從、地、下、摸、得、兩、塊、大、磚、橛、子、先、一、磚、飛、
去、恰、好、打、中、那、長、鬚、的、頭、再、一、磚、飛、去、打、中、白、氏、的、
額、上、只、聽、得、殿、上、一、片、嚷、將、起、來、叫、道、有、賊、有、賊、東、
奔、西、散、一、霎、眼、間、蚤、不、見、了、那、還、叔、走、到、殿、上、四、下、
打、看、莫、說、一、個、人、連、這、鋪、設、的、酒、筵、器、具、一、些、沒、有、
踪、跡、好、生、奇、怪、嚇、得、眼、跳、心、驚、把、個、舌、頭、伸、出、半、餉、
還、縮、不、進、去、那、還、叔、想、了、一、會、歎、道、我、曉、得、了、一、定、
是、我、的、娘、子、已、死、他、的、魂、靈、遊、到、此、間、却、被、我、一、磚、
把、他、驚、散、了、這、夜、怎、麼、還、睡、得、着、等、不、得、金、雞、三、唱、

便、束、裝、上、路、天、色、未、明、已、到、洛、陽、城、外、推、進、開、陽、門、
經、奔、崇、賢、里、一、步、步、含、着、眼、淚、而、來、遙、望、家、門、却、又、
不、見、一、些、孝、事、那、心、兒、裏、就、是、十、五、六、個、吊、桶、打、水、
七、上、八、落、的、跳、一、個、不、止、進、了、大、門、走、到、堂、上、撞、着、
梅、香、翠、翹、連、忙、問、道、娘、子、安、否、如、何、口、內、雖、然、問、他、
身、上、却、擔、着、一、把、冷、汗、誠、恐、怕、說、出、一、句、不、吉、利、的、
話、來、只、見、翠、翹、不、慌、不、忙、的、答、道、娘、子、睡、在、房、裏、說、
今、蚤、有、些、頭、痛、還、未、曾、起、來、梳、洗、哩、還、叔、聽、見、翠、翹、
說、道、娘、子、無、恙、這、一、句、話、就、如、分、娩、的、孕、婦、因、底、一、
聲、孩、子、頭、落、地、心、下、好、不、寬、暢、只、是、夜、來、之、事、好、生、

疑惑忙忙進到臥房裏面問道夜來做甚不好睡今
蚤走不起白氏答道我昨夜害魘哩只因你別去三
年杳無歸信我心中時常憂憶夜來做成一夢要親
到西川訪問你的消息直行至巫山地面在神女廟
裏投歇那神女又托夢與我說你已離巴蜀蚤晚到
家休得途中錯過枉受辛苦我依還尋着舊路而回
將近開陽門二十餘里踏着月色要趕進城忽遇一
駭少年把我逼到龍華寺翫月賞花飲酒之間又要
我歌曲整整的歌了六曲還被一個長鬚的屢次罰
酒不意從空中飛下兩塊磚橛子一塊打了長鬚的

頭一塊打了我的額角上瞥然驚醒遂覺頭痛因此
起身不得還睡在這里遐叔聽罷連叫怪哉怪哉怎
麼有恁般異事白氏便問有何異事遐叔把昨夜寺
中宿歇看見的事情從頭細說一遍白氏見說也稱
奇怪道元來我昨夜做的却是真夢但不知這夥惡
少是誰遐叔道這也是夢中之事不必要深究了說
話的我且問你那世上說謊的也儘多少不得依經
傍註有个邊際從沒有見你恁樣說瞞天謊的祖師
那白氏在家裡做夢到龍華寺中歌曲須不是親身
下降怎麼獨孤遐叔便見他的形像這般沒根據的

西州雜記 卷二十一
話就騙三歲孩子也不肯信如何哄得我過看官有所不知大凡夢者想也因也有因便有想有想便有夢那白氏行思坐想一心記掛着丈夫所以夢中真靈飛越有形有像俱爲實境那遐叔亦因想念渾家幽思已極故此雖在醒時這點神魂便入了渾家夢中此乃兩下精神相貫魂魄感通淺而易見之事怎說在下掉謊正是

只因別後幽思切

致使精靈暗往回

當下白氏說道夢中之事所見皆同這也不必說了且問你一去許久並無音耗雖則夢中在巫山廟祈

夢蒙神女指示說你一路安穩干求稱意我想蜀道艱難不知怎生到得成都便到了成都不知可曾見韋臯便見了韋臯不知贈得你幾何遐叔驚道我當初經過巫峽聽說山上神女頗有靈感曾暗祈他托汝一夢傳个平安消息不道果然夢見真个有些靈感只是我到得成都偶值韋臯兩次出征因此碧落觀整整的住了兩年半路上走了半年遂致擔閣有負初盟猶喜得韋臯故人情重相待甚厚若不是我一意告辭這蚤晚還被他畱住未得回來將那路途跋涉旅邸淒涼并韋臯款待贈金差人遠送前後

之事一一細說，夫妻二人感嘆不盡，把那三百金日逐用度，還叔埋頭讀書，約莫半年有餘，韋臯差兩員將校，賞書送到黃金一萬兩，蜀錦一千疋。還叔連忙寫了謝書，款待來使去後，對白氏道：「我先人出任三十餘年，何嘗有此宦橐？我一來家世清白，二來又是儒素，只前次所贈已足度日，何必又要許多？且把來封好收置，待我異日成名，另有用處。」白氏依着丈夫言語，收置不題。且說唐朝制科，率以三歲為期。還叔自貞元十五年下第，西遊巴蜀，却錯了十八年。這次直到三十一年，又該殿試時，彘打疊行囊，辭別白氏。

源似藉中
愚索不歷
未證

上京應舉，那知貢舉官乃是中書門下侍郎崔羣，素知還叔才名，有心檢他出來，取作首卷，呈上德宗天子。御筆親題狀元及第。那還叔有名已久，榜下之日，那一個不以為得人。舊例遊街三日，曲江賜宴，雁塔題名，欽除翰林修撰，專知制誥，謝恩之後，即寫家書，差人迎接白氏夫人赴京，共享富貴。且說白氏在家，搯指過了試期，眼盼盼懸望佳音。一日正在閨房中，忽聽得堂前鼎沸，連忙教翠翹出去看時，恰正是京中走報的來報喜。白氏問了詳細，知得丈夫中了頭名狀元，以手加額，對天拜謝，整備酒飯，管待報人，頃

刺就嚷遍滿城。白氏親族中俱來稱賀。那白長吉昔
日把遺叔何等奚落。及至中了。却又老着臉皮。備了
厚禮也來稱賀。那白氏是个記德不記讐的賢婦。念
着同胞分上。將前情一筆都勾。相見之間。千歡萬喜。
白長吉日推進了身子。無一日不來撥臀捧屁。就是
平日從不往來。極疎冷的親戚也來殷勤趨奉。到教
白氏應酬不暇。那賣書的差人星夜趕至洛陽。叩見
白氏。將書呈上。白氏拆開看到書後。有詩一首云。

玉京仙府獻書人

賜出宮袍似爛銀

寄語機中愁苦婦

好將顏面對蘇秦

白氏看罷。微微笑道。原來相公要迎我至京。遂畱下
差人擇吉起程。那時府縣撥送船夫親戚都來餞送。
白長吉親送妹子至京。遺叔接入衙門。夫妻相見。喜
從天降。白長吉向前請罪。遺叔度量寬弘。全無芥蒂。
即便擺設家筵。款待不題。不想那年德宗皇帝晏駕。
百官共立順宗登位。不上半年。順宗也就崩了。又立
憲宗登位。改元元和元年。到四月間。遺叔蚤陞任翰
林院學士。知制誥如故。你道他爲何陞得恁驟。元來
大行皇帝的遺詔。與新帝登極的詔書。前後四篇。都
出遺叔之作。這是朝廷極大手筆。以此累功。不次遷

擢恰好五月間有大赦天下詔書。遐叔乘這個機會就討了宣赦的差。夫妻二人衣錦還鄉。親戚們都在十里外迎接。府縣官也出郭相迎。遐叔回到家中。焚黃謁墓。殺猪宰羊。做慶喜筵席。遍請親隣。飲酒中間說起龍華寺。曾許下願心。要把韋臯送來的黃金萬兩。蜀錦千匹。都捨在寺裏。重修寶殿。再整山門。即便選擇吉辰。興動工役。其時白敏中以中書侍郎請告歸家。白居易新授杭州府太守。回來赴任。兩個都到遐叔處賀喜。見此勝緣。各各布施。邠州縣官也要奉承遐叔。無一個不來助工。眼見得這龍華寺不日建造起來。比初時越加齊整。但見

寶殿嗟峨侵碧落

山門弘敞壓闔浮

却說韋臯久鎮蜀中。自知年紀漸老。萬一西蕃南夷有些決撒。恐損威名。上表固請骸骨。因薦遐叔。自代奉聖旨。韋臯鎮蜀多年。功勞積著。可進光祿大夫。右丞。相同平章事。封襄國公。馳驛回朝。獨孤遐叔累掌絲綸。王言無忝。訪之輿望。僉謂通材。可加兵部侍郎。領西川節度使。仍着走馬赴任。無得遲悞。欽此。遐叔接了詔書。恐怕違了欽限。便同白氏夫人乘傳而去。未到半路。蚤有韋臯差官迎接。約定在夔府交代。恰

好巫山神女廟正在夔府地方。遐叔與白氏乘此便道，先往廟中行香，謝他託夢的靈感，然後與韋臯相見。叙過寒溫，送過敕印，把大小軍政一一交盤明白。纔喫公宴，當日遐叔就回了席，明蚤點集車騎隊伍，護送韋臯還朝。從此上任之後，專務鎮靜軍民安堵，威名更勝。朝廷累加褒賞，直做到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封魏國公。白氏誥封魏國夫人，夫妻偕老子孫榮盛，有詩為證。

夢中光景醒時因

醒若真時夢亦真

莫怪痴人頻做夢

怪他說夢亦痴人

終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借問白龍緣底事，蒙他魚服區區。雖然縱適在河渠，失其雲雨勢，無乃困余且。○要識靈心能變化，須教無主常虛。非關喜裡乍昏愚，莊周曾作蝶。薛偉亦為魚。

話說唐肅宗乾元年間，有個官人，姓薛，名偉，吳縣人氏。曾中天寶末年進士，初任扶風縣尉，名聲頗著。陞為蜀中青城縣主簿。夫人顧氏，乃是吳門第一個大族，不惟容止端麗，兼且性格柔婉，夫妻相得，愛敬如

賓不覺在任，又經三年，大尹陞遷去了，上司知其廉能，即委他署攝縣印。那青城縣本在窮山深谷之中，田地磽脊，歷年歲歉，民貧盜賊生發。自薛少府署印，立起保甲之法，凡有盜賊，協力緝捕，又設立義學，教育人材，又開義倉，賑濟孤寡。每至春間，親往各鄉課農布種，又把好言勸諭，教他本分爲人，因此處處田禾大熟，盜賊盡化爲良民，治得縣中真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百姓戴恩懷德，編成歌謠，稱頌其美。歌云：秋至而收，春至而耘，吏不催租，夜不閉門，百姓樂業立學，興文教養，兼遂薛公之恩。自今孩童願以

名存將何字之薛兒薛孫

那薛少府不但廉謹仁慈，愛民如子，就是待那同僚，却也謙恭虛己。百凡從厚，元來這縣中有一個縣丞，一個主簿，兩個縣尉。那縣丞姓鄒名滂，也是進士出身，與薛少府恰是同年好友。兩個縣尉，一個姓雷名濟，一個姓裴名寬。這三位官人爲官也都清正，因此臭味相投，每遇公事之暇，或談詩，或奕棋，或在花前竹下，開樽小飲。彼來此往，十分款洽。一日正值七夕，薛少府在衙中與夫人乞巧，飲宴。元來七夕之期，不論大小人家，少不得具些酒果爲乞巧穿針之宴。你

道怎麼叫做乞巧穿針只因天帝有個女兒喚做織女星日夜辛勤織維天帝愛其勤謹配與牽女星爲婦誰知織女自嫁牛郎之後貪歡眷戀却又好梳粧打扮每日只是梳頭再不去調梭弄織天帝嗔怒罰織女住在天河之東牛郎住在天河之西一年只許相會一度正是七月七日到這一日却教喜鵲替他牽天河上填河而渡因此世人守他渡河時分皆于星月之下將綵線去穿針眼穿得過的便爲得巧穿不過的便不得巧以此卜一年的巧拙你想那牛郎織女眼巴巴盼了一年纔得相會又只得三四個時

辰忙忙的叙述想念情悰還恐說不了那有閒工夫又到人間送巧豈不是個荒唐之說且說薛少府當晚在庭中與夫人互相勸酬不覺坐到夜久更深方纔入寢不道却感了些風露寒涼遂成一病渾身如炭火燒的一般汗出如雨漸漸三餐不進精神減少口裏只說道我如今頃刻也捱不過了你們何苦留我在這裡不如放我去罷你想病人說出這樣話頭明明不是好消息了嚇得那顧夫人心膽俱落難道就這等坐視他死了不成少不得要去請醫問卜求神許願元來縣中有一座青城山是道家第五洞天

山上有座廟宇，塑着一位老君，極有靈感，真是祈晴得晴，祈雨得雨，祈男得男，祈女得女，香火最盛。因此夫人寫下疏文，差人到老君廟祈禱，又聞靈籤最驗。一來求他保佑少府延福消菑，二來求賜一籤審問凶吉。其時三位同僚聞得都也素服角帶，步至山上行香，情愿減損自己陽壽，代救少府。剛是同僚散後，又是合縣父老率着百姓們一齊拜禱，顯見得少府平日做官好處能得人心如此。只是求的籤是第三十二籤，那籤訣道：

百道清泉人大江

臨流不覺夢魂涼

何須別向龍門去

自有神魚三尺長

差人抄這籤訣回衙，與夫人看了，解說不出，想道：聞得往常間人求的，皆如活見一般，不知怎地我們求的，却說起一個魚來，與相公的病全無着落。是吉是凶，好生難解。以此心上就如十五六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轉加憂鬱。又想道：這籤訣已不見怎的，且去訪個醫人來調治，倒是正經。卽差人去體訪，却訪得成都府有個道人李八百，他說是孫真人第一個徒弟，傳得龍宮秘方，有八百個，因此人都叫他做李八百。真個請他醫的手到病除，極有神効。他門上寫

醉世心言 卷二十六 四
下一對春聯道

藥按韓康無二價

杏栽董奉有千株

但是請他的，難得就來，若是肯來，這病人便有些生機了。他要的謝儀，却又與人不同，也有未曾開得藥箱，先要幾百兩的，也有醫好了，不要分文酬謝，止要喫一醉的，也有聞名即往的，也有請殺不去的，甚是捉他不定。大抵只要心誠，他便肯來。夫人知得有這一個醫家，即差下的富人齋了禮物，星夜趕去，請那李八百，恰好他在州裡，一請便來。夫人心下方覺少寬，豈知他一進門來，還不會診脈，就道：「這病勢雖則像

個死的，却是個不死的，也要請我來，則甚？」當下夫人備將起病根由，并老君廟裡占的籤訣，盡數說與太醫知道。求他用藥，那李八百只是冷笑道：「這個病從來不上醫書的，我也無藥可用。唯有死後，常將手去摸他胸前，若是一日不冷，一日不可下棺，待到半月二旬之外，他思想食喫，自然漸漸甦醒回來。那老君廟籤訣，雖則靈應，然須過後始驗。非今日所能猜度得的。到底不肯下藥，竟自去了，也不知少府這病當真不消喫藥，自然無事，還是病已犯拙，下不得藥的。故此托辭而去，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夫人因見李八百去了，嘆道：「這等有名的醫人，尚不肯下藥，難道還有別一個敢來下藥，定然病勢不救。唯有奄奄待死而已。」只見熱了七日七夜，越加越重。忽然一陣昏迷，閉了眼去，再叫也不醒了。夫人一邊啼哭，一邊教人稟知三位同僚，要辦理後事。那同僚正來問候，得了這個凶信，無不泪下。急至衙中，向尸哭了一回，然後與夫人相見，又安慰一番。因是初秋時候，天氣還熱，分頭去備辦衣衾棺槨。到第三日，諸色完備，理當殯殮入棺。其時夫人扶屍，慟哭，覺得胸

前果然有微微暖氣，以此信着李八百道人的說話。還要停在牀裏，只見家人們都道：「從來死人胸前儘有三四日暖的，不是一死便冷，此何足據。」現今七月天道炎熱未退，倘遇一聲雷響，這屍首就登時漲將起來，怎麼還進得棺去？夫人道：「李道人元說胸前一日不冷，一日不可入棺，如今既是暖的，就做不信他。」守到半月二十多日，怎忍便三日內帶熱的將他殮了。況且棺木已備，等我自已日夜守他，只待胸前一冷，就入棺去，也不為遲。天那，但願李道人的說話靈驗，守得我相公重醒回來，何但救了相公一命，却不

連我救了兩命衆人再三解說夫人終是不聽初他
 不過只得依着亭下少府在牀謹謹看守不在話下
 却說少府病到第七日身上熱極便是頃刻也挨不
 過一心思量要尋個清涼去處消散一消散或者這
 病還有好的日子因此悄悄地裏背了夫人瞞了同僚
 竟提一條竹杖私離衙齋也不要一人隨從倏忽之
 間已至城外就如飛鳥辭籠游魚脫網一般心下甚
 喜早把這病都忘了你道少府是個官怎麼出衙去
 就沒一個人知道元來想極成夢夢竟兒覺得如此
 這身子依舊自在牀上怎麼去得單苦了守屍的哭

莊子云吾
 安知死者
 不殉大始
 之祈生耶
 達人了脫
 生死無苦
 無憂

哭啼啼無明無夜只望着死裏求生豈知他做夢的
 飄飄忽忽無礙無拘到也自苦中取樂薛少府出了
 南門便向山中游去來到一座山叫做龍安山山上
 有座亭子乃是隋文帝封兒子楊秀做蜀王建亭於
 此名為避暑亭前後左右皆茂林修竹長有四面風
 來全無一點日影所以蜀王每到炎天便率領賓客
 來此亭中避暑果然好個清涼去處少府當下看見
 便覺心懷開爽若使我不出城怎知山中有這般境
 界但是我在青城縣做了許多時尚且不曾到此想
 那三位同僚怎麼曉得只合與他們知會同携一尊

為避暑之宴可惜有了勝地，少了勝友，終是一場欠事。眼前景物可人，遂作詩一首。詩云：

偷得浮生半日閒，危梯絕壁自躋攀。
雖然呼吸天門近，莫遣乘風去不還。

薛少府在亭子裏坐了一會，又向山中行去。那山路，上沒有些樹木蔭蔽，怎比得亭子裏這般涼爽。以此越行越悶，漸漸行了十餘里，遠遠望見一條大江，你道這江是甚麼江？昔日大禹治水，從岷山導出岷江，過了茂州威州地面，又導出這個江水來，叫做沱江。至今江岸上垂着大鐵鍊，也不知道有多少長，沉在

江底，乃是大禹鎖着應龍的去處。元來禹治江水，但遇水路不通，便差那應龍前去，隨你幾百里的高山，巨石只消他尾子一料，登時就分開，做了兩處。所以世稱大禹叫個神禹，若不會驅使這樣東西，焉能八年之間，洪水底定。至今泗江水上，也有一條鐵鍊鎖着水母，其形似獼猴一般。這沱江却是應龍皆因水功既成，鎖着以鎮後害，豈不是個聖迹。當下少府在山中行得正悶，況又患着熱症的，忽見這片沱江，浩浩蕩蕩，真個秋水長天一色，自然覺得清涼，直透骨髓。就恨不得把三步併做一步，風車似奔來，豈知從

奇想所感
遂有奇事

山上望時甚近，及至下得山來，又遠，還不會到得。沱江却被一個東潭隔住，這潭也好大哩。水清似鏡一般，不論深淺，去處無不見底。況又映着兩岸竹樹秋色，可掬。少府便脫下衣裳，向潭中洗澡。元來少府是吳人生長澤國，從幼學得泅水，成人之後，久已不曾弄這本事，不意今日到此遊戲，大快風心。偶然嘆道：人游到底，不如魚捷。怎麼借得這魚鱗生在我身上，也好到處游去，豈不更快？只見旁邊有個小魚，卻覷着少府道：你要變魚，不難，何必假借？待我到河伯處，為你圖之說聲，未畢，這小魚早不見了。把少府吃上

一驚，想道：我怎知這水裏是有精怪的？豈可獨自一個在裏面洗澡，不如早早抽身去罷。豈知少府既動了這個念頭，便少不得降了那重業障，只教

衣冠暫解人間累

鱗甲俄看水上生

薛少府正在沉吟，恰待穿了衣服尋路回去，忽然這小魚來報道：恭喜，河伯已有肯了。早見一個魚頭人騎着大魚，前後導從的小魚，不計其數，來宣河伯詔曰：

城居水滸，浮沉異路，苟非所好，豈有兼通。爾青城縣主簿薛偉，家本吳人，官亦散局，樂清江之浩渺。

放意而游，壓塵世之喧囂，拂衣而去，暫從鱗化。未便終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縱遠適以忘歸，必受神明之罰。昧纖鈎而貪餌，難逃刀俎之菑。無或失身以羞吾黨，爾其勉之。

少府聽詔，罷回顧身上，已都生鱗。全是一個金色鯉魚，心下雖然駭異，却又想道：事已如此，且待我恣意游玩一番也。曉得水中的意趣，自此三江五湖，隨其意向，無不游適。元來河伯詔書上說：充東潭赤鯉。這東潭便似分定的地方，一般不論游到那裡，少不得要回到那東潭安歇。單則那一件也覺得有些兒不

不得
有

生之類
必有
明以佛法
為旨

在過了幾日，只見這小魚又來對薛少府道：你豈不聞山西平陽府有一座山，叫個龍門山，是大禹治水時鑿將開的。山下就是黃河，只因山頂上有水接着天河的水，直沖下來，做黃河的源頭，所以這個去處，叫做河津。目今八月天氣，秋潦將降，雷聲先發，普天下鯉魚無有不到那裡去跳龍門的。你如何不稟辭河伯也去跳龍門？若跳得過時，便做了龍，豈不更強似做鯉魚？元來少府正在東潭裏面住得，不耐煩聽見這個消息，心中大喜，即便別了小魚，竟到河伯處所，但見宮殿都是珊瑚作柱，玳瑁為梁，真個龍宮海

藏自與人世各別其時河伯管下的地方岷江沱江巴江渝江涪江黔江平羗江射洪江濯錦江嘉陵江青衣江五溪瀘水七門灘瞿塘三峽那一處鯉魚不來稟辭要去跳龍門的只有少府是金色鯉魚所以各處的都推他爲首同見河伯舊規有個公宴就如起送科舉的酒席一般少府和各處鯉魚一齊領了宴謝了恩同向龍門跳去豈知又跳不過點額而回你道怎麼叫做點額因爲鯉魚要跳龍門逆水上去把周身的精血都積聚在頭頂心裏就如被硃筆在額上點了一點的以此世人稱下第的皆爲點額蓋

本於此正是

龍門浪急難騰躍

額上羞題一點紅

却說青城縣裏有個漁戶叫做趙幹與妻子在沱江上網魚爲業豈知網着一個癩頭龜被他把網都牽了去連趙幹也幾乎吊下江裡那妻子埋怨道我們專靠這網做本錢養活兩口今日連本錢都弄沒了那裡還有餘錢再討得個網來況且縣問官府早晚常來取魚你把甚麼應付以此整整爭了一夜趙幹被他絮聒不過只得裝一個釣竿商量來東潭釣魚你道趙幹爲何捨了這條大江却向潭裡釣魚元來

名利誘人
而殊香餌

沱江流水最急止好下網不好下釣故因想到東潭
另做此一行生意那釣釣上釣着香香的一大塊油
麵沒下水中薛少府自龍門點額回來也有許多沒
趣好幾日躲在東潭不會出去覓食肚中饑甚忽然
聞趙幹的漁船搖來不免隨着他船游去看看只聞
得餌香便思量去吃他的已是到了口邊想道我明
明知他餌上有個釣子若是吞了這餌可不被他釣
了去我雖是暫時變魚要子難道就沒處求食偏只
吃他釣釣上的再去船傍周圍游了一轉怎當那餌
香得酷烈恰似鑽入鼻孔裡的一般肚中又饑怎麼

再忍得住想道我是個人身好不多重這此一釣釣
怎麼便釣得我起便被牠釣了去我是縣裡三衙他
是漁戶趙幹豈不認得自然送我歸縣卻不是落得
吃了他的方纔把口就餌上一合還不曾吞下肚子
早被趙幹一掣掣將去了這便叫做眼裡識得破肚
裡忍不過那趙幹釣得一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舉
手加額叫道造化造化我再釣得這等幾個便有本
錢好結網了少府連聲叫道趙幹你是我縣裡漁戶
快送我回縣去那趙幹只是不應竟把一根草索貫
了魚腮放在船裡只見他妻子說道縣裡不時差人

取魚我想這等一個大魚若被縣裡一個公差看見
取了去領得多少官價不如藏在蘆葦之中等販子
投來私自賣他也多賺幾文錢用趙幹說道有理便
把這魚拏去藏在蘆葦中把一領破蓑衣遮蓋回來
對妻子說若多賣得幾個錢時拚得沽酒來與你醉
飲今夜再發利市安知明日不釣了兩個那趙幹藏
魚回船還不多時候只見縣裡一個公差叫做張弼
來喚趙幹道裴五爺要個極大的魚做鮮吃今早直
到沱江邊來喚你你却又移到這個所在教我團團
尋遍走得個汗流氣喘快些揀一尾大的同我送去

趙幹道有累上下走着屈路了不是我要移到這里
只爲前日弄沒了網無錢去買沒奈何只得權到此
釣幾尾去做本錢却又沒個大魚上釣止有小魚三
四斤在這里要便拿了去張弼道裴五爺分付要大
魚小的如何去回話撲的跳下船揭開艙板一看果
然通是小的欲要把去權時答應又想到這般寬濶
去處難道沒個大魚一定這厮奸詐藏在那里即便
上岸各處搜看却又不見次後尋到蘆葦中只見一
件破蓑衣掀上掀下的亂動張弼料道必是魚在底
下急走上前揭起看時却是一個三尺來長的金色

鯉魚趙幹夫妻望見口裡只叫得苦張弼不管三七廿一提了那魚便走回頭向趙幹說道你哄得我好待稟了裴五爺着實打你這廝少府大聲叫道張弼張弼你也須認得我我偶然游到東潭變魚耍子你怎麼見我不叩頭到提着我去張弼全然不禮只是提了魚一直奔回縣去趙幹也隨後跟來那張弼一路走少府也一路罵提到城門口只見一個把門的軍叫做胡健對張弼說道好個大魚只是裴五爺請各位爺飲宴專等魚來做鮮吃道你去了許久不到又飛出籠來叫你你可也走緊些少府擡頭一看正

前日出來的那一座南門叫做迎薰門便叫把門軍道胡健胡健前日出城時節曾分付你道我私自行出去的不要稟知各位爺也不要差人迎接難道我出城不上一月你就不記得了如今正該去稟知各位爺差人迎接纔是怎麼把我不放在眼裡這等無狀豈知把門軍胡健也不聽見却與張弼一般那張弼一徑的提了魚進了縣門薛少府還叫罵不止只見司戶吏與刑曹吏兩個東西相向在大門內下棋那司戶吏道好怕人子這等大魚可有十多斤重那刑曹吏道好一個活潑潑的金色鯉魚只該放在後

既變魚如
何認得好
如好痴

堂綠漪池裡養他看耍子怎麼就捨得做鮮吃了少
府大叫道你兩個吏終日在堂上伏事我的便是我
變了魚也該認得怎麼見了我都不站起來也不去
報與各位爺知道那兩個吏依舊在那里下棋只不
聽見少府想道俗諺有云不怕官只怕管豈是我管
你不著一些兒不怕我莫不是我出城這幾日我的
官被勾了縱使勾了官我不會離任到底也還管得
他着且待我見同僚時把這起奴才從頭告訴教他
一個個打得皮開肉綻看官們牢記下這個話頭待
下回表白且說顧夫人謹守薛少府的屍骸不覺過

了二十多日只見肌肉如故並不損壞把手去摸着
心頭覺得比前更暖些漸漸的上至喉嚨下至臍臍
都不甚冷了想起道人李八百的說話果然有些靈
驗因此在指頂上刺出鮮血來寫成一疏請了幾個
有名的道士在青城山老君廟裡建醮祈求仙力保
護少府回生許下重修廟宇再塑金身的願心宜疏
之日三位同僚與通縣吏民無不焚香代禱如當日
一般我想古語有云言人天相難道薛少府這等好
官況兼合縣的官民又都來替他祈禱怕就沒有
些兒靈應只是已死二十多日的人要他依舊又活

轉來、雖則老君廟裡許下願的、從無不驗之人、但是閻王殿前投到過的、那有退回之鬼、正是

須知作善還酬善、莫道無神定有神

却說是夜道士在醮壇上面鋪下七盞明燈、就如北斗七星之狀、元來北斗第七個星、叫做斗杓、春指東方、夏指南方、秋指西方、冬指北方、在天上旋轉的、只有第四個星、叫做天樞、他都不動、以此將這天樞星上一燈、特為本命星燈、若是燈明、則本身無事、暗則病勢淹纏、滅則定然難救、其時道士手舉法器、朗誦靈章、虔心禳解、伏陰而去、親奏星官、要保祐薛少府

重還魂鬼、再轉陽間、起來看這七盞燈時、盡皆明亮、覺得本命那一盞尤加光彩、顯見不該死的符驗、便對夫人賀喜道、少府本命星燈、光彩倍加、重生當在旦夕、切不可過於哀泣、恐驚動他魂鬼、不安有難回轉、夫人含着兩行眼淚、謝道、若得如此、也不枉做這個道場、和那晝夜看守的辛苦、得了這個消息、心中少覺寬解、豈知朦朧睡去、做成一夢、明明見少府慌慌忙忙、精赤剝的跑入門來、滿身都是鮮血、把兩隻手掩着脖子、叫道、悔氣、悔氣、我在江上汎舟、情懷頗暢、忽然狂風陡作、大浪掀天、把舟覆了、却跌在水

去幸遇江神憐我陽壽未絕，贈我一領黃金鎖子甲，送得出水，正待尋路入城，不意遇着剪徑的強人，要謀這領金甲，一刀把我殺了，你若念夫妻情分，好生看守冤鬼，送我回去。夫人一聞此言，不覺放聲大哭，就驚醒了，想道：適間道士只說不死，如何又有此惡夢？我記得夢書上有一句道：「夢死得生，莫非他眼下災悔脫盡，故此身上全無一絲一縷，亦未可知。」只是緊緊的守定他屍骸便了。到次日，夫人將醮壇上犧牲諸品，分送三位同僚，這個叫做散福。其日就是裴縣尉作主，會請各衙，也叫做飲福。因此裴縣尉差張

弼去，到漁戶家取個大魚來做鮓，好配酒吃。終是鄒二衙爲着同年情重，在席上嘆道：「這酒與平常宴會不同，乃爲薛公祈禱回生，半是醮壇上的品物。今薛公的生死未知如何，教我們食怎下咽？」裴五衙便道：「古人臨食不嘆，偏是你念同年，我們不念同僚的，聽得道士說他回生，不在昨晚，便是今日，我們且待魚來做鮓，下酒拚吃個酪酏，只在席上等候他一個消息，豈不是公私兩盡？」當日直到未牌時分，張弼方纔提着魚到階下，元來裴五衙在席上作主，單爲等魚不到，只得停了酒，看鄒二衙與雷四衙打雙陸自己。

在傍邊吃着桃子忽回轉頭看見張弼不覺大怒道
我差你取魚如何去了許久若不是飛籤催你你敢
是不來了麼張弼只是叩頭把漁戶趙幹藏過大魚
的情節備細稟上一遍裴五衙便叫當直的把趙幹
拖翻着實打了五十下皮鞭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
流你道趙幹為何先不走了偏要跟着張弼到縣自
討打吃也只戀着這幾文的官價思量領去却被打
了五十皮鞭價又不曾領得豈不與這尾金色鯉魚
為貪着香餌上了他的鈎兒一般正是

世上死生皆為利

不到烏江不肯休

轉來重穿冠帶再坐衙門且莫說趙幹這起狗才看
那同僚把甚嘴臉來見我正在躊躇又見那裴五衙
荅道老長官要放這魚是天地好生之心何敢不聽
但打醮是道家事不在佛門那一教要修因果也不
在這上想道天生萬物專為養人就如魚這一種若
不是被人取吃普天下都是魚連河路也不通了凡
人修善全在一點心上不在一張口上故諺語有云
佛在心頭坐酒肉穿腸過又云若依佛法冷水莫呷
難道吃了這個魚便壞了我們為同僚的心眼見得
好魚不做鮮吃倒平白地放了他去安知我們不吃

又不被水獺吃了，總只一死，還是我們自吃了的。是少府聽了這話，便大叫道：「你看兩個客人都要放我，怎麼你做主人的偏要吃我這等執拗？莫說同僚情，薄元來賓主之禮也。一些沒有的元來雷四衙是個兩可的人，見裴五衙一心要做魚鮮吃，却又對鄒二衙道：「裴長官不信因果，多分這魚放生不成了。況今日是他做主人，要以此奉客，怎麼好固拒他？我想這魚不是我等定要殺他，只算今日是他數盡之日，救不得罷了。」當下少府即大聲叫道：「雷長官，你好沒主意，怎麼兩邊攛掇，既是勸他放我，他便不聽，你也還

該再勸纔是怎麼反勸？鄒年兄也不要救我，敢則你衙齋冷淡，好幾時沒得魚吃了，故此待他做鮮來思量飽餐一頓麼？只得又叫鄒二衙道：「年兄，你莫不是喬做人情，故假意勸了這幾句，便當完了你事，再也不出半聲了。自古道：『得好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非今日我是死的，你是活的，怎知你爲同年之情淡薄如此？到底有個放我時節，等我依舊變了轉來，也少不得學翟廷尉的故事，將那兩句題在我衙門之上，與你看看。年兄，年兄，只怕你悔之晚矣。少府雖則亂叫亂嚷，賓主都如不聞。當時裴五衙便喚厨役

叫做王士良因有手段最整治得好鮮故將這魚交
 付與他說道又要好吃又要快當不然照着趙幹樣
 子也奉承你五十皮鞭那王士良一頭答應一頭就
 伸過手提魚急得少府頂門上飛散了三魂脚板底
 蕩調了七魄便大聲哭起來道我平昔和同僚們如
 兄若弟極是交好怎麼今日這等哀告只要殺我咬
 我知道了一定是妬忌我掌印起此一片惡心須知
 這印是上司委把我的不是我謀來掌的若肯放我
 回衙我就登時推印有何難哉說了又哭哭了又說
 豈知同僚都做不聽見竟被王士良一把提到厨下

此世情
 魚不改

早取過一個砧頭來放在上面少府舉眼看時却認
 得是他手裡一向做厨役的便大叫道王士良你豈
 不認得我是薛三爺若非我將吳下食譜傳授與你
 看你整治些甚樣餚饌出來能使各位爺這般作興
 你你今日也該想我平昔擡舉之恩快去稟知各位
 爺好好送回衙去却把我來放在砧頭上待要怎的
 豈知王士良一些不禮右手擎刀在手將魚頭着實
 按上一下激得少府心中不勝大怒便罵你這狗木
 敢只會奉承裝五衙全不怕我難道我就沒擺布你
 處一掙掙起來將尾子向王士良臉上只一潑就似

打個耳聒子一般打得王士良耳鳴眼暗連忙舉手掩面不迭將那把刀直拋在地下去了。一邊拾刀一邊却冷笑道：你這魚既是恁的健浪，停一會等我送你到滾鍋兒裡再游游去。元來做鮮的最要刀快，將魚切得雪片也似薄薄的，畧在滾水裡面一轉，便撈起來，加上椒料，潑上香油，自然鬆脆鮮美。因此王士良再把刀去磨一下，其時少府叫他不應，歎口氣道：這次磨快了刀來，就是我命盡之日了。想起我在衙雖則患病也，還可忍耐，如何私自跑出，却受這般苦楚。若是我見不見這個東潭，便見了東潭，也不下去洗澡，便洗個澡，也不思量變魚，便思量變魚，也不受那河伯的詔書，也不至有今日。總只未變魚之先，被那小魚十分攪掇，既變魚之後，又被那趙幹把香餌來哄我，都是命裡湊着，自作自受，好埋怨那個。只可憐見我顧夫人在衙無兒無女，將誰倚靠？怎生寄得一信與他，使我死也瞑目。正在號咷大哭，却被王士良將新磨的快刀，一刀剝下頭來，正是三寸氣在誰肯輸半點便宜。七尺軀亡都付與一場春夢。眼見得少府這一番真個嗚呼哀哉了。

未知少府生回日，已見魚兒命盡時。

佛家分鬼
不妄

這里王士良剛把這魚頭一刀剝下那邊三衙中薛少府在靈牀之上猛地跳起來坐了莫說顧夫人是個女娘家就險些兒嚇得死了便是一家們在那里守屍的那一個不搖首咋舌叫道好古怪好古怪我們一向緊緊的守定在此從沒個貓兒在他身上跳過怎麼就把死屍吊了起來只見少府嘆了口氣問道我不知人事有幾日了夫人答道你不要嚇我已死去了二十五日只怕不會活哩少府道我何曾死只做得一個夢不意夢去了這許多日便喚家人去看三位同僚此時正在堂上將吃魚鮮教他且放

下了筋不要吃快請到我衙裡來講話果然同僚們在堂上飲酒剛剛送到魚鮮正待舉筋只見薛衙人稟說少府活轉來了請三位爺莫吃魚鮮便過衙中講話驚得那三位都暴跳起來說道醫人李八百的把脉老君廟裡鋪燈怎麼這等靈驗得緊忙忙的走過薛衙連叫恭喜恭喜只見少府道列位可曉得麼適纔做鮮的這尾金色鯉魚便是不才被王士良那一刀我的夢幾時勾醒那三位茫茫不知其故都說道天下豈有此事且請老長官試說一番容下官們洗耳拱聽薛少府道適纔張弼取魚到時那

可見萬形
皆假一性
焉知

兄與雷長官打雙陸，裴長官在傍吃桃子，張弼稟漁戶趙幹藏了大魚，把小魚糖塞。裴長官大怒，把趙幹鞭了五十。這事有麼？三位道：果是如此，只是老長官如何曉得恁詳細？少府道：再與我喚趙幹、張弼和守把守迎薰門軍士胡健、戶曹刑曹二吏并厨役王士良來，待我問他。那三位即便差人都去喚到。少府問道：趙幹你在東潭釣魚，釣得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你妻子教你藏在蘆葦之中，上頭蓋着舊蓑衣。張弼來取魚時，你只推沒有大魚，却被張弼搜出，捉到迎薰門下。門軍胡健說道：裴五爺下飛籤催你，你可走。

快些到得縣門，門內二吏東西相向在那裡下棋。一個說：魚大得怕人子，做鮮來一定好吃。一個說：這魚可愛，只該畜在後堂池裡，不該做鮮。王士良把魚按在砧頭上，却被魚跳起尾來，臉上打了一下，又去磨快了刀，方纔下手。這事可都有麼？趙幹等都驚道：事俱有的，但不知三爺何緣知得？少府道：這魚便是我做的，我自被釣之後，那一處不高聲大叫要你們送我回衙，怎麼都不聽我，却是甚主意？趙幹等都叩頭道：小的們實是不聽見，若聽見時，怎麼敢不送回？少府又問裴縣尉道：老長官要做魚鮮之時，鄒年兄再

西世恒言 卷二十六 二十四
三勸你放生雷長官在傍邊攛掇只是不聽催喚王士良提去我因放聲大哭說枉做這幾時同僚今日定要殺我豈是仁者所爲莫說裴長官不禮連鄒年兄雷長官也更無一言這是何意三位相顧道我們何嘗聽見些兒一齊起身請罪少府笑道這魚不死我也不生已作往事不必再題了遂把趙幹等打發出去同僚們也作別回衙將魚鮓投棄水中從此立誓再也不吃魚元來少府叫哭那曾有甚麼聲響但見這魚口動而已乃知三位同僚與趙幹等都不聽見蓋有以也且說顧夫人想起老君廟籤訣的句語無

一字不驗乃將求籤打醮事情脩細說與少府知道就要打點了願少府驚道我在這裏幾多時但聞得青城山上有座老君廟是極盛的香火怎知道靈應如此即便清齋七日脩下明燭淨香親詣廟中償願一面差人估計木料粧嚴金像合用若干工價將家財俸資來買辦擇日興工到第七日早上屏去左右只帶一個十二三歲的小門子自出了衙門一步一拜向青城山去剛至半山正拜在地猛然聽得有人叫道薛少府你可曉得麼少府不覺吃了一驚擡頭觀看乃是一個牧童頭戴箬笠橫坐青牛手持短

笛從一個山坡邊轉出來的當下少府問道你要我曉得甚麼那牧童道你曉得神仙中有個琴高他本騎着赤鯉升天去的只因在王母座上把那彈雲璈的田四妃覷了一眼動了凡心故此兩個並謫人世如今你的前身便是琴高你那顧夫人便是田四妃爲你到官以來迷戀風塵不能脫離故又將你權充東潭赤鯉受着諸般苦楚使你回頭你却怎麼還不省得敢是做夢未醒哩少府道依你說我的前身乃是神仙今已迷惑又須得一個師父來提醒便好牧童道你要個提醒的人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這

成都府道人李八百却不是個神仙他本在漢時叫做韓康一向賣藥長安市上不二價後來爲一女子識破了故此又改名爲李八百人只說他傳授得孫真人八百個秘方正不知他道術還在孫真人之上實實活過八百多歲了今你夫妻謫限將滿合該重還仙籍何不去問那李八百教他與你打破塵障元來夫人止與少府說得香願的事不曾說起李八百把脉情繇因此牧童說着李八百名姓少府一些也不曉得心下想道山野牧童知道甚麼無過信口胡談荒唐之說何足深信我只是一步一拜還願便

西世道言 卷二十一 二二六
了豈知纔回顧頭來那牧童與牛化作一道紫氣冲天而去正是

當面神仙猶不識 前生世事怎能知

少府因自己做魚之事來得奇怪今番看見牧童化風而去心下越發惶惑定道連那牧童也是夢中好生委決不下不一時拜到山頂老君座前叩謝神明保佑再得回生只在早晚選定吉日償還願心拜罷起來看那老君神像正是牧童的面貌又見座傍塑着一頭青牛也與那牧童騎的一般方悟道方纔牧童分明是太上老君指引我重還仙籍如何有眼無

珠當面錯過乃再拜請罪回至衙中備將牧童的話細細述與夫人知道夫人方說起病危時節曾請滅都府道人李八百來看脉他說是死而不死之症須待死後半月二旬自然慢慢的活將轉來不必下藥臨起身時又說這籤訣靈得緊直到看見魚時方有分曉我想他能預知過去未來之事豈不真是個仙人莫說老君已經顯出化身指引你去便不是仙人既勞他看脉一場且又這等神驗也該去謝他少府聽罷乃道元來又有這般姻緣如何不去謝他又清齋了七日徒步自往成都府去訪那道人李八百恰

好這一日，李八百正坐在醫舖裡面，一見少府，便問道：「你做夢可醒了？」未少府撲地拜下，答道：「弟子如今醒了，只求師父指教，使弟子脫離風塵，早聞大道。」李八百笑道：「你須不是沒根基的，要去燒丹煉火，你前世原是神仙，謫下太上老君，已明明的對你說破自家身子，還不省得，還來問人，敢是你只認得青城縣主簿麼？」當下少府恍然大悟，拜謝道：「弟子如今真個醒了，只是老君廟裡香願尚未償還，待弟子了願之後，卽便棄了官職，挈了妻子，同師父出家，證還仙籙，未爲晚也。」遂別了李八百，急回至青城縣，把李八百

的話述語夫人知道，夫人也就言上省悟前身元西王母前，彈雲璈的田四妃，因動塵念墮落，當夜便與少府各自一房安下，焚香靜坐，修證前因。次日少府將印送與鄒二衙署，攝條文申報上司，一面催趲工役，蓋造殿庭，粧嚴金像，極其齊整。剛到工完之日，那鄒二衙爲着當時許願，也要分俸相助，約了兩個縣尉，到少府衙舍，說知此事，家人只道還在裡邊靜坐，進去通報，只見案上遺下一詩，竟不知少府和夫人都在那裡去了，家人拿那首詩，遞與鄒二衙觀看，乃是畱別同僚吏民的詩云：

魚身夢幻欣無恙

若是魚真死亦真

到底有生終有死

欲離生死脫紅塵

鄒二衙看了這詩不勝嗟嘆乃道年兄總要出家修行也該與我們作別一聲如今覺道忒歉然了諒來他去還未遠卽差人四下尋訪再也沒些踪跡正在驚訝裴五衙笑道二位老長官好不觀事想他還掉不下水中滋味多分又去變鯉魚頭要去了只到東潭上抓他便了不題同僚們胡猜亂想再說少府和夫人不往別處竟至成都去見那李八百那李八百對着少府笑道你前身元是桀高因爲你升仙不遠

故令赤鯉專在東潭相候今日依先還你赤鯉騎坐上升何如又對夫人道自你謫後西王母前彈雲璈的暫借董雙成如今依舊該是你去彈了自然神仙一輩叫做會中人再不消甚麼口訣甚麼心法都只是一笑而喻其時少府夫人也對李八百說道你先後賣藥行醫救度普衆功行亦非小可何必久混人世李八百道我數合與你同升故在此相候頃刻間祥雲繚繞瑞靄繽紛空中仙音嘹亮鸞鶴翱翔仙童仙女各執旛旛寶蓋前來接引少府乘着赤鯉夫人駕了紫霞李八百跨上白鶴一齊升天遍成都老幼

那一個不看見盡皆望空瞻拜讚歎不已至今昇仙
橋聖跡猶存詩云

茫茫宇宙事端新 人既為魚魚復人

識破幻形不礙性 休形修性即仙真

